

# “八一勋章”:提士气 壮斗志

□刘南飞

近日,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我军新设立“八一勋章”,并组织开展首次评选。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各界关注。据报道,“八一勋章”是由中央军委决定、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军队最高荣誉,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据介绍,“八一勋章”一般每五年授予一次。根据中央军委批准的评选颁授方案,今年颁授10人左右。

从已经公布的17名候选人名单来看,有舍身卫国的战斗英雄、有甘居幕后的科研专家、有强军路上的精武标兵、有维稳一线的反恐勇士,评选对象覆盖作战、军事指挥、军事训练、尖端科

技、军工战线等各个方面。这17名候选人本身个个都是实至名归的尖兵人才,人人都是响当当的英雄儿郎,在这样的群体之中还要进行再次评选,更加突出了“八一勋章”这一军队最高荣誉的神圣。在建军9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进行“八一勋章”的评选,不仅有利于全军官兵坚定爱军精武的荣誉观,还有利于全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形成正确的“偶像观”。

颁授勋章是我军一项重要的荣誉激励制度,我军历来就非常重视通过勋章、奖章来激发广大官兵的荣誉感、使命感。我军在历史上有过3次大规模授勋活动,分别是在1933年红军时期、1955年建国后和1988年建军节期间。1933年的授勋对象是有

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1955年的授勋对象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军队有功人员,1988年的授勋对象主要是军队离休干部。而自1988年后时隔近30年再次授勋,不仅是我军历史上第四次、新中国建立后第三次授勋,还是首次向和平时期为强国强军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者授勋,将会填补和平时期功勋表彰的空白。

“八一勋章”是军人最崇高的荣誉,英雄模范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评选活动不仅要做出突出贡献者进行褒奖,还要以此为契机完善勋章奖励制度,形成奖励的浓厚氛围。让勋章奖励制度和奖励本身同步发展,达到表扬个人、激励群体的目的,

鼓励广大官兵向英雄看齐,指引广大官兵投身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提振军心士气,激发昂扬斗志。

在面对生死、面对牺牲、面对名利、面对苦难、面对大我与小我之时,才凸显出谁是国家和军队真正的英雄,谁才是能够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人。“八一勋章”的设立与评选,表明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那些为国家和军队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英雄模范,不会忘记为伟大中国梦而奋斗和拼搏的每一个人!“八一勋章”的评选与颁授,将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道路上,凝聚中国力量,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进一步提振士气,激发斗志。

(作者单位为南昌陆军学院)

就在以沙特为首的亚非多国展开针对卡塔尔“多米诺骨牌”式的断交与制裁之际,伊朗通过空运和海运的方式向卡塔尔运去了数百吨食品。这一举措大有冷战初期美军“柏林空运”的架势,只是此次卡塔尔版“柏林空运”的规模和时间仍无定数,最终还是取决于有关各方的博弈。但就目前来看,“卡塔尔空运”中所传递出的卡、伊双方决不妥协的姿态,似乎已经让其对立态度有所软化,沙特、巴林与阿联酋已放宽了针对本国境内卡塔尔人的“逐客令”。

## “卡塔尔空运”仅解燃眉之急

□钮松

卡塔尔长期依赖于来自约旦、沙特、巴林、阿联酋等国的农产品,而沙特则是卡塔尔的陆上生命线。随着卡塔尔仅有的两个陆上邻国沙特和阿联酋关闭边界,卡塔尔不仅面临人民食不果腹的窘境,还因银行业遭制裁闹起了“美元荒”。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决意与沙特等海湾大佬“死磕”一段时间的卡塔尔而言,伊朗的“卡塔尔空运”可谓“雪中送炭”之举。

但卡伊两国在背后其实都有自己的打算。伊朗的食品援助可以帮助卡塔尔稳定国内局势,同时还可营造出一种卡塔尔或许会倒向伊朗的感觉,以此迫使沙特等国做出让步。而伊朗则是为了与沙特争夺海湾地区主导权,通过帮助与沙特不和的卡塔尔牵制沙特。从长远看,伊朗的“卡塔尔空运”和历史上的“柏林空运”一样,都是危机下的应急举措,着眼的是“政治账”而非“经济账”,美英为首的西方工业强国以雄厚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以长达11个月的“柏林空运”使得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彻底失去实际意义。但对于遭遇长期国际制裁的伊朗而言,其经济实力能够支撑多久的“卡塔尔空运”还有待观察。

尽管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多国以“亲伊朗,干内政”为名对卡断交,并得到沙特亚非“朋友圈”的响应,但沙特与卡塔尔在海湾地区大国外交的碰撞才是矛盾的焦点。卡塔尔自1995年宫廷政变以来便开启了“小国大外交”之路,其诸多行为与海合会其他国家格格不入,沙特等国尤其不能容忍卡塔尔在半岛电视台和穆斯林兄弟会这两大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当前的卡塔尔危机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沙特之行有着密切关联,正是因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异于其前任奥巴马,沙特等国才敢于对卡塔尔“釜底抽薪”。

“解铃还须系铃人”,卡塔尔危机的最终解决离不开美国,沙特与卡塔尔都是美国的盟友,况且美国与沙特在卡塔尔问题上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美国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缓和卡塔尔危机,稳定中东局势;对于卡塔尔而言,它应该会意识到回归海合会才是其最终出路,伊朗的“卡塔尔空运”仅能解燃眉之急,根本于事无补。

(作者单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 上合反恐利剑愈加锋利

□张乃千

近日,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正式发表关于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声明,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进一步夯实了上合组织执法安全合作的法律基础,展现了打击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三股势力”的坚定决心。

上合组织的诞生本就与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息息相关,安全合作是上合组织的发展动力之一。2001年,《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正式签署,在国际上首次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作出明确定义,并进一步给出了合作打击“三股势力”的具体方向、方式和原则,充分展现

了上合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的远见卓识,也使得上合组织成为最早明确打出反恐旗帜的国际组织之一。

2004年,上合组织成立地区反恐机构,并通过签署《反恐主义公约》《合作打击犯罪协定》等文件进一步夯实了反恐的法律和制度基础。为了加强反恐合作、震慑“三股势力”,上合组织还举行了“天山”“卡兹古尔特”“中亚”“和平使命”等一系列双边和多边联合演习。而本次峰会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更意味着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棋局”已进一步拓展至反恐防暴、防务安全、信息安全、禁毒和打击跨国组织犯罪等多个领域,将成为维护成

员国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有力“武器”。

近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与日俱增,尤其是在欧亚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的大背景下,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安全机构间的合作势必成为最佳选择。据统计,仅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在2016年就参与制止了40多起具有恐怖主义倾向的犯罪,其中16起为恐怖袭击行动,相继逮捕了百余名国际恐怖组织成员并追究他们的责任。而上合组织目前的正式成员国和阿富汗、伊朗等观察员国以及土耳其等对话伙伴无不深受恐怖主义的威胁荼毒,打击“三股势力”依旧任重道远。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签署15周年,通过共同遵循“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各成员国树立了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典范。在当前上合组织面临恐怖主义安全威胁的大背景下,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宁与稳定是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优先任务。进一步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加强地区反恐机构建设,积极开展反恐演练、情报互通和举办防务安全论坛等方式提升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的反恐实力,成为上合组织实现安全稳定、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

随着上合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上合组织这柄反恐利剑将更加锋利,更好地为本地区的和平发展保驾护航,为国际反恐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为国防科技大学)

## 法议会大选患上“民主疲劳症”

□苏瑞娜

12日,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出炉,现任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前进党以32.2%的得票率遥遥领先,有望在18日的第二轮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然而,本轮选举弃票率高达50.2%,表明法国的选民已对选举感到疲惫,这同时也是选民对近年来法国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政治改革推进受阻不满的最直接体现。

国民议会选举被称为“第三次总统大选”,但此前两轮总统大选已损耗了选民的积极性与投票热情。传统上,法国国民议会选举历来弃票率较高,1993年议会选举的首轮投票弃票率为31.07%,但本轮选举过半的弃票率尚是首次。为改变选民的消极态度,法国曾调整过国内选举制度,但改革未能解决选票分

散、弃票率高等问题。而选民参政热情低,看似是国内政党分化、民众支持率分散所引起的,但本质上是法国近年来经济疲软、政治改革推进不力导致公民对精英政治丧失信心所致。

2016年以来,欧洲经济逐步回暖,但法国国内整体经济尚未有好转迹象。一是国内税负繁重,企业普遍缺乏竞争力。法国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足1/5。本土科技、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领头羊公司多为外资企业。传统行业中,法资企业在欧盟及海外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塌缩。二是老龄化背景下,国内消费不足。法国人口结构不合理,巴黎以外的城市空心化严重,城乡发展二元化矛盾突出,国内市场需求不振。三是贸易投资制

度老化。法国缺乏优良空港、海港,国内难以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规模性经济区,制造业与全球产业链配置错位。与英德相比,法国金融体系缺乏活力、创新缓慢,企业扩大再经营缺乏足够护航与激励机制。

经济的停滞本可借政治改革来加以促进,一般可用减税减负、削减福利等方式释放企业自主性,激活国内竞争。但法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分歧和矛盾,不仅使得经济改革难以进行,政治改革也举步维艰。曾在奥朗德时期担任经济部长的马克龙,也曾提出从精简规则、消除保护主义入手提振法国经济,主张改善经济环境、增强企业自主权、促进就业,但遭到了法国总工会及国内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鉴于保守

势力的抵制,马克龙在竞选总统时,转走温和中间路线以讨好选民、拉拢选票。与各方的妥协虽帮助马克龙成功入主爱丽舍宫,但经济和政治改革依旧无解。

本轮议会大选的高弃票率,显示出法国选举制度已患上了“民主疲劳症”,这是法国选民对本国政治精英整体失望的体现。借助弃票行为,法国选民用沉默的行为宣泄着对经济疲软、改革推进不力这一现状的不满与失望。而法国的“民主疲劳症”在欧洲也并非个案,其他一些国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只是起因、轻重程度等方面各有不同。但这一“病症”已充分表明,选民已经对西方长期标榜的民主制度失去了信心。

(作者单位为南京市行政学院)